

编者按:我们不应该只是在父亲节这一天才会感恩父亲,我们应该感恩父亲节提醒我们不忘感恩父母。都说母爱若水,父爱如山,这一期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关于父爱的故事——



追思绵绵无绝期

□ 韦雪妮(壮族)

盛夏不眠的雨,细密绵延的雨里,传递出一份旧痛……隐隐的,久久的,侵蚀我的这个夜晚:想起那一年的暮春初夏,想起那一个多雨湿眼底的季节,想起那一场今生不舍的遗憾永别……

父亲是独子,尽管从小生活条件优渥,父亲却没有娇生惯养,而是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信、淡泊从容、善良正直的独具人格魅力的人。

我是通过泛黄的旧照片认识到年轻的父亲:剑眉星目,身姿挺拔,儒雅俊朗,英气逼人。父亲是老家一带出了名的美男子,据说,当年有不少迷妹不惜翻山越岭跑十几公里路,就为目睹他在台上唱歌的风采。最让父亲引以为豪的是,当年贺龙来广西的时候,他就是因相貌出众而被选为最前排的迎接代表。

父亲风度翩翩,特别注重仪容仪表,裤子衬衣熨烫得棱角分明;每天用香皂把指甲洗得干干净净,三七分的发型一丝不苟。

父亲不仅颜值高,才智也高。他在中学期间,各方面全面发展,每个科目都是名列前茅。后来他考入了桂林师范大学,在当时的老家,那可是凤毛麟角。

毕业后的父亲,在老家高岭与粉笔结缘,而这一结缘,便是一辈子。父亲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,“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”是他对自己一生不变的要求,“为人师表,传道授业”是他终其一生的努力和付出。在教学上,父亲每门学科都精通,都可以信手拈来。他上课时经常是不拿教材、讲义的,手里就拿着三支粉笔走进教室,说:“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某某页,今天我们学习……”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年代被学校师生传为神奇。

上初中时,父亲就是我的老师,我和同学都非常喜欢他的课。我的印象里,父亲每次总是意气风发地走进教室。他有时身着唐装,脚穿布鞋,更多时候是中山装,头戴鸭舌帽。细心的学生不难发现,他的衣服几乎每件的手肘处都有个不易察觉的补丁——那是父亲备课、修改作业伏案时间长造成的。父亲的课风趣幽默,侃侃而谈,总能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获取知识,他善解人意的教诲与开导,更是赢得学生以及家长真心的尊重和爱戴。父亲精湛的教学水平使他在广大师生中相当有威望,都安高中等多所学校曾多次向他伸出橄榄枝,邀请去执教,

但他都一一拒绝了,心安理得地一辈子在老家工作。

父亲很注重子女的教育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教我唐诗宋词,名言警句,经典成语,至今他的那句“攻城不怕坚,攻书莫畏难”一直都是我的座右铭。父亲尤其重视教我们做人,他告诫我们“懒、馋、贪”会让人变坏。求学之余,他经常让我们姐妹分担煮饭、扫地、洗衣等力所能及的家务,让我们从小学会对家庭有担当。我们调皮捣蛋时,他也从不动手打人。他总是摸摸我们的头,然后慢条斯理地跟我们讲道理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。

父亲深受传统文化熏陶,却绝对不是一个刻板的人,甚至还有些“小资情调”。他会制作沙发、衣柜、凳子等家具,从选木材加工到抛光上色一系列流程都是自己动手,做出的家具非常的精致漂亮。他会拿蛇皮制作二胡,然后他自拉自唱,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。在那个年代,他就舍得花相当一个月工资买了个收音机。每天伴着晨曦收听早新闻,听新华社社论。茶余饭后,听听文艺节目,其乐无穷。他一直坚持订阅《光明日报》,家里珍

藏有《资治通鉴》《上下五千年》等厚厚的书,读书看报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。虽说当时家境并不宽裕,但父亲经常带我们去看电影。假期里,他还想方设法带上我和姐姐出去走走看看。

父亲还特别民主开明,我们家氛围特别轻松愉悦。每天在餐桌旁,全家人团聚一圈,品尝着他亲手烹制的可口饭菜。父亲炒得一手好菜,大蒜豆豉炒五花肉的香味,仿佛从记忆深处袅袅升起。在享受这美味的同时,全家人畅所欲言,其乐融融,欢声笑语不时飞出那简陋却温馨的小屋。他不仅是个优秀的父亲,也是个模范丈夫,更是个孝顺的儿子和女婿。对爷爷奶奶的孝敬自不必说,对我外婆的照顾无微不至、温暖贴心,连母亲都自愧不如。

小时候,家里并不富裕,但只要有人来,不分贵贱,父亲总是彬彬有礼热情招待。很多时候,天黑了还跑到街上去买酒。有时母亲很不解地说:“有饭菜待客就可以了嘛,为什么一定要有酒?”父亲微微一笑善解人意地说:“这些瑶族同胞没有酒就等于没有吃饭。”酒桌上,他们只要跟父亲诉说什么困难,

父亲总是不遗余力地去相助。

有一次,父亲去买米,碰到一个卖柴火的农民,他的钱被人偷了,坐在地上抱头痛哭。父亲问明情况后,就把新买来的米送给他,然后空手回家,当时我们一家九口也在等米下锅呢。那袋米,大约有三十斤,他连米袋子都一起给了人家。回来后母亲当然责怪他,但又知道父亲的为人,埋怨几句也不多说了。尔后父亲去隔壁邻居,借了一点米来过渡一下。

父亲在他57岁的时候,不幸身患癌症,这坏消息让我们家如同晴天霹雳。父亲本来清澈明亮的眼睛变得黯淡无神,那种绝望的眼神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痛不已,潸然泪下。当你的老父亲需要膝下绕子的时候,当娇柔的妻子需要丈夫呵护的时候,当女儿还像花骨朵含苞待放的时候,你还是带着深深的不舍怅然离我们远去了!

出殡那天,送行的队伍有上千人,大家自发地送你一程,过后还有学生在你墓前种上榕树,说是让你累了可以在这里遮风挡雨。

窗外的夏雨,依然滴滴答答,犹如我绵绵不尽的追思!父亲节之际谨以此文献给远在天堂的父亲!

父亲换房

□ 覃克参(壮族)



老家祖屋位于三茶屯东,背靠浑圆圆润的圆坡。圆坡是驯乐、明伦、龙岩三乡镇交界处的一个大山包,其坡顶是个草甸,长着郁郁葱葱茂密的马尾草。站立圆坡顶,向东眺望,连绵不断的山脉直奔眼底。山脉源自龙岩,逶迤而来,气势磅礴。山脉到圆坡戛然而止,突兀耸立。

原先我家祖屋在山麓东南角,并不居中,是两间装饰得十分精致典雅的瓦房。

桂西北壮族民居大多为木瓦干栏结构。除了屋顶的瓦片、柱础的石头和四周的泥墙,柱、梁、檩、椽等内部要件,以及楼板、房间隔板全是木料构建。一般都是人畜混居,底层圈养猪牛鸡鸭禽畜,二层居住家人,上层置放粮巢。

伐木建房是当地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。我父亲虽是孤儿,却从小心灵手巧,木工技艺十分了得,凭这些精湛技艺他精心装饰自己的家。

父亲把祖传下来的两间旧瓦房,装饰打扮得结实漂亮。父亲用一寸五厚的红米椎板子做底层与二层的隔板,采用榫卯工艺镶嵌,整个二楼隔板浑然一体、密不透风。如此厚实紧致的隔板最大妙处是行人走动噪音小,底层牲畜的臭气被隔绝。堂屋用杉木板榫卯工艺镶到瓦片下。房间的隔板也全是杉木板和榫卯工艺。更为独到的是房间上都修建了天花板,防漏雨防尘防鼠虫。这样的房子在当时的村里绝对是名副其实的“精装房”。

老屋前有块自家自留地,是母亲的菜园。菜园四周外圈种着荆棘类带刺植物作围栏,防止禽畜进园。靠近植物围栏的内圈种高大滥生的向日葵、芭蕉芋等。父亲在屋前菜园上搭建了个结实的小木晒台,在晒台靠墙处置放一张躺椅。这里视野开阔,村中景致一目了然。闲暇时,父亲经常悠闲地吸着旱烟,仰望长天,观云听雨,品月浴风,怡然自得。

父亲的房子让村人好生羡慕。但父亲却有自己的想法:自家丁兴旺,成家不久,已有男丁两个,估计还要继续,两间房子怎能容下?房子的两侧都有人家无法扩建。父亲急需一个更大的房子或一块能建房的宅基地。

正当此时,族中一没有手艺的小侄提出用四间未装饰的“毛坯房”和房子周边的自留地换父

亲的“精装房”及房前的菜园。瞌睡遇枕头,正中下怀,父亲决定做这个交易。

父亲召开家庭会议说服家人。父亲说,那几间房破陋不假,但是我们有的是气力和技术,山上有的是木头,慢慢干一两年,最多三年,房子就能修建装饰好。父亲还说,那几间房子的南面有许多空地,以后还可以扩建。父亲说他去测试过那块宅基地,方位大吉,属风水宝地。最后,大家觉得父亲说得在理,交易成功。

于是我们家搬到了圆坡下面的正中央。搬入破“新居”后,父亲先用杉树皮围出两个简陋的房间供家人暂时栖身,再忙里偷闲利用集体农闲和工余,率家人燕子般衔泥筑巢。不到两年,那几间“毛坯房”便焕然一新。房子四周,底部用石块垒砌齐身高的墙基;中部用黄黏土春厚泥墙;上部用耐腐木条做骨架,用禾草拌和黄黏土挂草墙至屋檐下。房子内部装饰参照原来老房子的做法,用料更考究,在施工工艺上有所改进。与老房比,新房的舒适度和精巧度有过之而无不及!

乔迁新居后,家道日渐兴盛。即便在那个饥馑的年代,青黄不接时我们家也还有几升余粮。不久,我及两个弟弟相继在新房出生,加上前面两个哥哥,五个男丁很快又把四间新房挤满。

大哥成家后,房子开始显得有些拥挤。那时农村均无楼房,看房子主要看有几间瓦房,一般一个男丁至少有两间瓦房才算及格。的确,我家五兄弟,加上父母奶奶嫂子侄子,十个人仅四间瓦房,远远满足不了两媳妇的最低要求。

让每个儿子有两间大瓦房,这是父亲穷尽一生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家得益于父亲当初的换房行动,宅基地绰绰有余。不久,父亲在我们家南面的“大吉”之地又建了四间大瓦房。二舅娶妻生子、成家立业后,大哥在父亲的运筹帷幄和帮助下,又在“吉地”建起四间大瓦房。至此,我们家共有十二间瓦房,一下子从缺房户变成多房户。特别是后来几兄弟相继考学,在外成家立业,我们家成了村里名副其实的富农户。

回想当年换房,父亲说,没有舍,哪有得!收获,来自学会放弃和舍得放弃!

父亲的取与舍

□ 廖玉群(壮族)

三十多年前的一天,一个平常的夏日早晨,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呼喝着叫我们早起。那天我是被嘈杂的声音吵醒的,翻身下床,来到堂屋里,我看到三叔四叔大伯几个人在我一言我一语地说着什么,我从他们严峻的神情里觉察到有非同一般的大事要发生。奶奶把我们姐弟几个拉到一边,悄声叮嘱,都别吵闹,你爸的右边眼睛,怕是要瞎了。

怎么会呢?父亲昨天晚上还去下夜钩。下夜钩是他每晚都要做的事。天黑透时他都要背着鱼篓到青马河去,鱼篓里装有一百多个短棒的渔钩,他要给每个鱼钩都勾上蚯蚓,然后根据水势和他摸索出的经验,把这一百多个鱼钩安放到可能有鱼出没的地方。做完这些,夜已过半,他回家睡一小觉后得赶早起,他得赶在第二天出工前把夜晚下的钩逐一收回。他的运气时好时坏,有时能收获超过半篓的鱼,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。

这会儿,父亲常用的那个鱼篓丢在门檐下。他分明刚从青马河那边回来,他的眼睛怎么了?

奶奶没有骗我们。父亲的卧房门半掩着,他侧身朝里躺,身子裹在单被里。我远远地看着他,不敢靠近,更不敢喊他一声。

大伯和叔们商量后拿定了主意,决定把我家猪栏里的那两口正在长架子的猪卖了,让父亲到百色去医眼睛。

父亲第二天就动身去百色。他说有一边眼睛还看得见,只要一个人去。

没过两天,父亲就从百色回来了。那天我刚放学回家,推开门,突然看见父亲就坐在他常常坐的堂屋椅子上,我喜出望外,说:“爸你回来了,眼睛这么快就医治好了吗?”

父亲似笑非笑,那种我读不出什么表情的复杂的笑。他没有回答我,待我们姐弟几个到齐,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纸包,纸包里居然是牛耳朵饼!他仪式感十足地把饼分到我们每个人的手里。是那种有着两种不同纹路的弯扭得像耳朵的饼,要知道这牛耳朵饼在当时的乡下可是稀罕物,我们都如获至宝。

香香甜甜的耳朵饼吃过,我才从母亲的嘴里知道,父亲根本没有医治眼睛。带去的钱远远不够,窘迫的境况让他变得很现实,他进医院只是问价钱,后来连检查都没检查就打道回家了,他自己舍弃了治病,他选取了听天由命。

从医院出来后,父亲来到一个饼摊前,他突然变得淘气,一口气买了一大扎的牛耳朵饼。那时还小的我,丝毫没有觉得他的“舍”有什么不妥,安然甚至贪婪地享受着他用“舍”换来的东西。

“舍”带给父亲的长期折磨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,他得时时提防另一只眼睛也会病变。父亲曾读到高小毕业,粗通文字,他知道双眼同源的说法。父亲自己买来医书研究,用各种土方试着治病,当然收效甚微,他最后也彻底地放弃治疗了。

他还得去下夜钩,只是下钩的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。他认为左边眼睛的突然失明,可能和长期熬夜导致的视神经疲劳有关。可他又不能不熬夜去下夜钩,那时养家的门路不像现在多样,他只能“取”他擅长的这种方式。

当渐渐长大后,我才明白,父亲的取与舍,其实都源于对家庭和子女的爱与责任。当我有能力给父亲医治眼睛的时候,他的右眼已经完全失去了医治的机会。这,成了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。